

## 评克伦威尔远征爱尔兰

孙仲发

1649年克伦威尔的远征爱尔兰,是英国近代史上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人们对于这次远征的评价,历来是贬多褒少,在苏联和我国的有关英国史著作,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sup>①</sup>评价克伦威尔远征爱尔兰,就应该把它放到世界范围之内、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专制制度这个历史大转变时期加以观察,既要看到远征给英、爱带来的消极影响,也要注意它对英国历史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对这次远征作出公正的评价。

本文拟对克伦威尔远征爱尔兰的目的,对爱尔兰军事行动的性质和这次远征所产生的后果等问题,谈一点粗浅的意见,希望同志们指正。

1649年英国的阶级斗争形势怎样?克伦威尔为什么在共和国成立后要立即远征爱尔兰?对于克伦威尔这次远征的动机和目的,有的同志是这样说的:“克伦威尔为了转移士兵的不满情绪,为了地主与商人的利益,准备远征爱尔兰和苏格兰。”<sup>②</sup>“为了巩固资产阶级新贵族政权,并满足掠夺财富的愿望,克伦威尔决定派大军镇压爱尔兰、苏格兰和美洲殖民地”<sup>③</sup>。诸如此类的看法,都突出了一个资产阶级的侵略和掠夺的本性。

毋庸讳言,古往今来的任何剥削阶级的政权,不管它处于自身发展的什么阶段,都具有剥削和掠夺的性质。17世纪40年代,以克伦威尔为首的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虽然是一个上升的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表现得生气勃勃,但它毕竟是一个剥削阶级,其远征爱尔兰,不能不带有殖民的企图。不过,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其他因

素,或者说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刚刚堕地的英吉利共和国所面临的阶级斗争的环境。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受到反动派的严重挑战,她只有在经历一段漫长和艰苦的奋战以后,才能在地球上扎下牢固的根基。事实是,1649年的爱尔兰,已经成为内外反动势力反对英国革命所依靠的堡垒,是英吉利共和国面临颠覆的最大和最现实的威胁。能否解除这个威胁,是共和国能否存在的大问题。所以不惜一切代价镇压爱尔兰王党复辟势力,巩固英国资产阶级共和国,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是时代赋予克伦威尔的光荣任务。

爱尔兰是英国最早的一块殖民地。早在12世纪下半叶(1169年),英王亨利二世,乘爱尔兰氏族领袖之间相互争斗之机,入侵爱尔兰。此后,英国便逐步在爱尔兰的东部及东南部建立了殖民统治。在17世纪以前的400多年中,爱尔兰人民为反抗英国的殖民压迫曾多次发动过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但都因遭残酷镇压而失败。

17世纪上半叶,英国的斯图亚特王朝,对爱尔兰的统治和剥削比以往任何王朝更加严厉,特别是三十年代斯特拉福统治爱尔兰时期,两国之间的矛盾已达到非常尖锐的程度。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斯图亚特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爱尔兰人民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在1641年10月23日,再次发动反对斯图亚特王朝殖民统治的民族起义。

爱尔兰人民的民族起义,是英国革命人民反封建斗争的重要的同盟军,按理说,作为革命领导者

<sup>①</sup>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0页。

<sup>②</sup>王荣堂、姜德昌主编:《新编世界近代史》(上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页。

<sup>③</sup>林举岱:《世界近代史讲义》第1册,第55页。

的资产阶级新贵族，对于爱尔兰人民的斗争应持赞同和支持的立场。然而，代表资产阶级新贵族利益的英国长期国会，却视之为仇敌。它通过决议，以爱尔兰250万英亩土地作担保，发行债券，筹措军费，准备派兵前去镇压。后来，只是由于1642年查理一世在诺丁汉升起王室军旗，内战爆发，镇压爱尔兰起义一事暂被搁置。1647年3月，第一次内战结束时，镇压之事在长期国会中又被提出，但是又因内战重开而未能进行。资产阶级新贵族敌视爱尔兰起义，妄图把爱尔兰永久置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的企图，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剥削和掠夺的本性。

1649年，英国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和深刻的变化。1月30日，国王查理一世被押上断头台，王冠的落地，标志着英国封建制度的被推翻。5月英吉利共和国的建立，向全世界宣布英国资本主义新制度的诞生。从此，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胜利，引起了国内外反动力量的极端仇视。他们相互勾结，妄图颠覆新政权，在英国恢复封建专制制度。他们在实现这个复辟企图中，始终把爱尔兰的反英斗争，看成是一股可利用的强大力量。

1642年8月，国王任命极端保王主义者爱尔兰人奥蒙德为爱尔兰总督，让他指挥在当地的一支数量庞大的英国军队，作为国王的后备力量，随时准备越海来英支援；1645年，国王派遣英国天主教徒格拉摩根赴爱，与领导这次起义的天主教徒联盟就爱尔兰军队援助国王问题进行秘密谈判，商妥的条件是，爱尔兰天主教徒联盟派兵一万，前往英国，支援国王，与国会军作战，国王的酬劳是，给予爱尔兰的合法的信仰自由，并保有他们当时主管的教堂<sup>①</sup>，纳斯比战役遭到决定性失败以后，查理一世更加渴望来自爱尔兰的军事援助。1646年8月，他命令奥蒙德在爱尔兰实施所谓《奥蒙德和解方案》。根据《方案》规定，今后爱尔兰官吏就任时，不必再履行王权至高宣誓；取消以前的一切宗教惩治条例；1628年以来爱尔兰人的土地所有权统统予以承认等等<sup>②</sup>。虽然查理一世作出这些努力，但是要依靠来自爱尔兰的支持，挽回国内战场上的败局，是远远不够的。

1649年英国革命的胜利，加速了内外封建势力的联合。2月5日，查理一世被处决的消息传到爱丁堡，苏格兰国会于第二天宣布，逃亡在荷兰的查理一世的儿子、威尔士亲王为英国国王，称查理二世，并派专使赴荷，与之谈判在英国恢复斯图亚特王朝的事宜。国内的王党分子，从苏格兰国会拥立查理

二世的事件中受到鼓舞，蠢蠢欲动，对共和国进行反扑。困守在约克郡朋特弗拉克特的保王党残余，仍在继续进行顽抗，因而这个要塞成了反革命分子长时期的根据地。西部和北部的保王党人，正在酝酿反革命叛乱。一二月间，在艾克塞特和伦敦，都发现保王党人的反共和国活动。英国国教会和长老会派教会的僧侣，对共和国也充满着仇恨<sup>③</sup>。

在国际上，英吉利共和国的处境也是十分艰难的。法国和西班牙等欧洲大陆国家，都不承认英国“弑君者”的资产阶级政府，他们与英国国内的反革命势力沆气一气，准备对革命的英国发动反革命的围剿。英国海外殖民地弗吉尼亚和巴巴多斯的保王党人，坚决不承认“篡位者”的共和国。马萨诸塞州从英国革命开始以来，俨然以一个独立政府我行我素，特别是对共和政府根本不予理睬<sup>④</sup>。

所有这些反动力量，除掉他们本身所作的反英努力以外，都把视线集中在爱尔兰，希望它成为反对英国革命的突击力量和急先锋。

1649年的爱尔兰的情况又怎样呢？年初，正当英国最高法院审讯查理一世时，在爱尔兰的保王党分子十分猖獗，准备入侵英国搭救英国国王的性命。在爱尔兰的苏格兰长老会派教徒和在厄尔斯特英国殖民主义者，联合一起，准备共同捍卫国王事业。奥蒙德还与天主教徒联盟订约，规定该联盟在军事上援助保王党分子。一月末鲁伯特亲王率领舰队，从荷兰来到了爱尔兰。2月5日苏格兰国会决定拥立查理二世为英国国王时，以奥蒙德为首的保王势力，表示积极支持，他本人继续担任了查理二世的爱尔兰总督。同时奥蒙德竭力劝说爱尔兰起义的领导人，与他采取同一的反共和国立场，事实很清楚，从1649年开始的爱尔兰的反英斗争，已不是单纯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而是既有反对英国殖民压迫，又具有反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反对资产阶级新政权的双重性质。诚如苏联史学家塔塔里诺娃所说：“英国新建立的政治制度，在爱尔兰不仅受到爱尔兰人的抵抗，而且受到根本不愿独立派胜利的大多数英格兰和苏格兰长老会派殖民者的抵抗，只有一部分居民仍旧忠于议会，起义者成份的庞杂，也影响到运动的性质。”<sup>⑤</sup>

①②(爱)艾德蒙·柯蒂斯：《爱尔兰史》，江苏人民出版社，第468页，471—472页。

③刘作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史》，知识出版社，140页。

④特里维第《英国简史》第287页纽约版。

⑤塔塔里诺娃：《英国史纲》(1640—1815)，三联书店第120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1649年的爱尔兰,是刚刚出世的英吉利共和国的实际威胁,正是在这种危机四伏的艰难形势下,克伦威尔衔命远征爱尔兰。所以克伦威尔这次远征的动机和目的,既有企图掠夺爱尔兰的一面,也有镇压王党复辟力量,巩固初生的资产阶级政权的一面。就当时的整个形势观察,两相比较,后者处于主导地位。

## 二

克伦威尔和他的后继者们,在远征爱尔兰的三年期间,战场上的对手,既有爱尔兰的起义军,也有王党分子的复辟军队。在远征的过程中,共和国军队既打击了爱尔兰的起义军,同时也镇压了王党复辟军队,而就当时实际状况论,以后者为主,前者为次。

英吉利共和国建立前夕,爱尔兰战场上国会军队控制着爱尔兰的东部和东南部广大地区。但是到1649年初,爱尔兰战场上的形势,对国会军十分不利。奥蒙德策划的包括各种成分的反对英国、捍卫斯图亚特王朝的同盟已经形成。除德罗盖特、伦敦德里和都柏林等几个孤立的据点之外,长期国会的阵地相继失守,所有设防地区都为王党分子、英国骑士和当地的爱尔兰人所占有<sup>①</sup>。6月底,德罗盖特又落入英奇昆之手。奥蒙德在8月2日,率领七千步兵和四千骑兵围攻都柏林,虽被打败,但他的军事优势却不断扩大。至1649年仲夏,爱尔兰仿佛成了一个保王党人紧密控制的国家了<sup>②</sup>。英吉利共和国实际上仅控制着十分之一的爱尔兰土地。

因此,在1649年的夏季,克伦威尔和共和国政府的多数领导人确认,爱尔兰已成为共和国存在的最严重的威胁,而且查理二世“随时可能在苏格兰登陆,并在这个国家点起火焰,如果爱尔兰仍然未征服,那时英国将是夹在两条战线之中”<sup>③</sup>。一旦出现这种局面,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克伦威尔等人认为远征爱尔兰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了。

克伦威尔是在3月5日授任远征爱尔兰军总司令兼爱尔兰总督之职的,8月13日,他率领一支由130艘战舰、运输舰和商船组成的庞大船队,载着1万2千名装备精良的士兵及大炮、弹药、粮食等军需品,扬帆启航,向爱尔兰进发。

8月15日,英军在都柏林附近登陆,即向北进军,直趋通往厄尔斯特的沿海军事重镇德罗盖特。经过10天的激烈战斗,英军终于在9月13日夺取了该城。克伦威尔在德罗盖特的辉煌胜利,致使特里姆和当多克的王党守军迅速撤离,卡林福德和纽里的

敌人不战而降。克伦威尔在完成扫荡北部敌人的任务后,又挥兵南下,攻克了南部军事要塞韦克斯福特,夺取了科克,并迫使罗斯的敌人投降。11月,约尔、金塞尔和班登等地也被英军占领。到1649年底,从北部的伦敦德里至南部的克里尔角,除瓦特福和当肯嫩以外的广大地区,都被共和国军队所据有。从1649年8月至1650年5月的近10个月中,克伦威尔在军事上取得的成就,为共和国最终征服爱尔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650年5月,由于英国与苏格兰关系极度紧张,对苏战争迫在眉睫,克伦威尔率军回国,爱尔兰顿继任他的职务。1651年,爱尔兰顿因病身亡,又有弗利特伍德继任。两位后继者,根据克伦威尔的既定方针,继续进军爱尔兰腹地,直至1652年5月戈尔韦要塞投降,爱尔兰的一切城市和要塞均为英军占领,英国远征爱尔兰的军事行动告一段落。

但是克伦威尔在向爱尔兰腹地进军时,却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爱尔兰人组成的游击队,利用山地和沼泽等有利的自然条件,进行顽强抵抗,给予英军以有力的打击。

克伦威尔和他的同僚们,在三年的征讨中,确实镇压了爱尔兰的起义军,特别在向内地进军时遇到的对手主要是爱尔兰人。他们为了摧毁爱尔兰人的抵抗,有时烧光田里成熟的庄稼,以制造饥荒来打击他们的斗志;有时使用外交诡计和政治欺骗,以制造内部矛盾,削弱他们的抵抗力量;有时用贿赂手段,收买不坚定分子,以涣散他们的组织;更有甚者,使用残暴手段,杀害无辜的和平居民。克伦威尔虽然在1649年8月24日、10月27日和1650年1月曾三次发表文告,向爱尔兰人表示将保护和平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只有拿起武器与英军作战的人例外,但在实践上,却背弃诺言。在英军攻克德罗盖特和韦克斯福特等城时,许多手无寸铁的市民在教堂,广场和街头横遭惨杀,对于这些流血事件,克伦威尔是负有责任的。许多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义正辞严的谴责,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说,克伦威尔在爱尔兰的军事行动具有镇压爱尔兰人民起义的反动性质。

但是上面所说的,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评价克伦威尔的爱尔兰军事行动的性质时候,必须注意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镇压王党复辟军队的问题,英军在爱尔兰作战的头二年,他们的主要对手是以

<sup>①②</sup>约翰·巴肯《奥利弗·克伦威尔》第342、332页。

<sup>③</sup>约翰·巴肯《奥利弗·克伦威尔》第338页。

奥蒙德为首的王党军，从东部到东南部，凡属重要城镇和要塞，几乎无一不是由他们扼守。如以维尼和阿斯顿为首的三千名保王军，守卫着德罗盖特。他们拒绝了克伦威尔向他们发出的向共和国军队投降的要求，并在顽抗中给英军造成重大伤亡，只是在重炮猛击并由克伦威尔亲自率兵冲锋下，该城才被克服。破城后，克伦威尔下令用剑将敌人全部刺死。韦克斯福特的情况大致相同。爱尔兰东部和东南部地区王党军事势力的被荡平，不仅为英国征服整个爱尔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也解除了保王党人对英吉利共和国军事复辟的严重威胁。

不少史学家，对于克伦威尔在德罗盖特的大屠杀，表示愤慨，把他描绘成嗜杀成性的恶魔，这似欠公允。对于历史上出现的每个屠杀事件，人们必须从实际出发，经过具体分析，作出历史的、客观的正确结论。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战争本身是暴力行为。在战争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杀人和死人的流血事件。不能以杀人的多寡来判定战争的性质。

德罗盖特战役是克伦威尔在爱尔兰进行的首次战役，成败如何，对能否迅速镇压王党复辟势力，保卫资产阶级共和国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德罗盖特……的是一支忠于英王的守备军”<sup>①</sup>，它是奥蒙德军队中最精锐的部分，堪称是一支王牌军。克伦威尔采取了先礼后兵的策略，只是在劝降遭到拒绝的情况下，才对他们发动进攻。德罗盖特战役的胜利对敌人起了巨大的威慑作用。它导致了許多城市和要塞的敌人投降，避免了更多的流血，同时，迫使奥蒙德和英奇昆等保王势力中的核心人物，逃离爱尔兰，使王党军队失去了主心骨。莫利斯·阿什利在评价这次战役时说：“这次把德罗盖特的卫戍军大多杀戮的结果，终使爱尔兰的其他一些城市不战而降，双方很多人必定因此免遭牺牲”，“克伦威尔也同意下述看法，不予饶恕总是使人受到良心的责备的，它只能为一个有计划的战争行为才算是正当合理的”<sup>②</sup>。

在某些著作中，不恰当地夸大了克伦威尔远征给爱尔兰造成的人口锐减的数字，如有的说“在1649年至1652年英军入侵的三年中，爱尔兰146万人中减少了61万”<sup>③</sup>，有的则对克伦威尔的杀人数字过分夸张，如有的说德罗盖特和韦克斯福特“这两个城市均遭英军残酷洗劫，被杀者有50万人”<sup>④</sup>。这些说法，难以令人信服。根据威廉·配第统计，爱尔兰的人口，1641年有146万5千人，至1652年剩下约85万左右，在12年中共减少61万6千人。1649年之前，克伦威尔作为英国资产阶级的领导人和军事

家，活跃在英国政治舞台上，驰骋在内战的疆场上，人们无权苛求克伦威尔对爱尔兰12年内减少的人口，负全部责任。爱尔兰人口减少的原因，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从1641年10月23日至1652年10月23日期间，爱尔兰共死去54万4千人，而其中死于瘟疫的41万2千5百人<sup>⑤</sup>。就算余下的都是被杀死的，总数也不满50万人。再说，根据爱尔兰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德罗盖特和韦克斯福特两个城市，不可能聚集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即50万人，就是英国的伦敦，虽然比较繁华，当时也不过20万人左右而已。

### 三

这次远征使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因此克伦威尔远征爱尔兰的后果，就具有两重性，既有消极的影响，又有积极的作用。

克伦威尔远征爱尔兰的结果，给爱尔兰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爱尔兰人除了在政治上遭到进一步的压迫以外，在经济上受到的掠夺和剥削更加沉重了。

英国长期国会为了掠夺土地，在1652年8月18日通过了《爱尔兰处理法案》。《法案》的前五条，把起义的参加者分为五种类型，凡属这五种人，“罪不可赦，生命和财产不予保障”，应处绞刑。此类人的总数有14万6千人，不过，实际被处死的仅几百人，余下的人，虽然保留了性命，但英国当局并未给予明确的赦免，目的是让他们永远处在死刑的威胁之下，在恐怖中忍受长期的残酷剥削。《法案》第六条规定，凡不属于上述五种类型的爱尔兰军队的指挥人员，应被驱逐出爱尔兰若干年，没收其三分之二的土地，余下的三分之一，留给其妻子度日之用，但这三分之一的土地应由英国国会在其他地区拨给。《法案》第七条规定，在《法案》公布后28天内放下武器的爱尔兰人，给予赦免，但没收其土地的三分之二，余下的三分之一留给本人使用。《法案》第八条规定，凡从1641年10月1日至1650年3月1日期间，住在爱尔兰但未参加起义的一般天主教徒，“对于英格兰国家利益，没有能始

①约翰·巴肯《奥利弗·克伦威尔》475页。

②阿什利《克伦威尔》第2页。

③林举岱、陈崇武、艾周昌主编：《世界近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8页。

④王荣堂、姜德昌：《新编世界近代史》（上册），第68页。

⑤威廉·配第：《爱尔兰的政治解剖》，商务印书馆，第26页。

终不渝表现忠诚者”，没收其土地三分之一，留下的三分之二归本人使用；在同一时期住在爱尔兰的非天主教徒，没有以任何形式对英格兰利益表示忠诚者，剥夺其五分之一的地产。最后，即《法案》的第九条规定，财产不满10镑、并在《法案》公布后28天之内，放下武器，同时表示忠于共和国的人（任过爱尔兰军队指挥职务的人除外），予以赦免，不没收其财产。

1653年9月26日，英国当局又颁布《满足法案》。根据《法案》规定，把从爱尔兰人手里没收的土地，分割成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爱尔兰西部的康瑞特包括克莱尔郡在内的土地，分配给军队；第二部分是厄尔斯特、连斯特和芒斯特的土地，主要交给国债的债权人。根据配第的统计，爱尔兰总共2千万英亩的土地中，有1千1百万亩（其中良田8百万亩）为英国殖民者所掠夺<sup>①</sup>。

此外，英国政府为保障殖民者的安全，在1653年7月2日颁布了强迫迁徙的法令，规定被赦免的爱尔兰人，必须在1654年5月1日以前，迁徙到善农河以西的康瑞特和克莱尔等贫脊地区，被迁者如果擅自回到原地，将处死刑。

由于英国殖民主义者广泛的土地掠夺的结果，大批爱尔兰人丧失生产资料，生活状况急剧恶化。至于爱尔兰人的贫困情况，连英国官方也供认不讳。1653年5月，国会特派员在一封官方通信中写道：“由于国家（指爱尔兰）遭到蹂躏，……贫民遍于全国各地；有些人常常吃马肉及草类，有些人饿死在大道上；时常有失掉亲人或为亲人所弃的穷孩子受到命运的专横摆布，其中有些孩子还成了狼以及其他野兽及肉食鸟的卤获品<sup>②</sup>，这就是克伦威尔远征爱尔兰所造成的惨景。

远征的后果对英国本身也产生了不良影响。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掠夺爱尔兰土地的过程中，许多大商人，新贵族和高级军官猎取了大部分的地产，变成爱尔兰的大地主，在英国形成了一个“在外地主阶层”。这部分人由于时刻感到爱尔兰人民反抗的威胁，希望英国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独裁政权，可以随时镇压爱尔兰人的不轨行动，确保自己的利益。于是这些人就成了英国反动势力的社会基础；第二，在反封建斗争中形成的英国革命军队，在远征爱尔兰和掠夺爱尔兰土地过程中，受到严重的腐蚀，丧失了原有的革命精神，蜕化成资产阶级新贵族手中镇压人民的反动工具；第三，克伦威尔本人也变成了一个爱尔兰的大地主，所以从罗伯斯庇尔逐渐转变成拿破仑，由一个革命领袖

变成一个独裁者。

克伦威尔远征爱尔兰的后果，也具有积极的作用。过去，在教学和有关的著作中，这种积极作用是避而不谈的，事实上这种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17世纪是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开始时刻，英国人民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确立资本主义新制度的伟大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不仅对英国本身，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有巨大的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说，这次革命和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一样，它们“宣告了欧洲新社会制度的胜利，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这两次革命不仅仅反映了它们本身发生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sup>③</sup>正因如此，所以英国革命的胜利，引起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极大恐惧。千方百计要把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扼杀在襁褓之中。克伦威尔远征爱尔兰，是粉碎封建势力复辟，保卫革命胜利成果的重大措施之一。它的积极作用可以列为三条：首先，远征的胜利，粉碎了查理二世准备从两条战线上打击英吉利共和国的企图。查理二世自苏格兰国会拥立他为英国国王后，自感有了力量，积极网罗封建的残渣余孽，幻想从苏格兰和爱尔兰两个方面进攻英国。克伦威尔在爱尔兰的胜利，使他的计划成为一枕黄粱，并为英军镇压苏格兰叛乱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其次，自爱尔兰起义发生以后，西班牙和法国就打着支持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幌子，妄图利用爱尔兰人削弱英国革命力量。英吉利共和国成立后，他们的行动更为露骨，企图拉拢更多的反英力量，一举摧毁这个革命堡垒。远征爱尔兰的胜利，使他们的阴谋成为泡影。西、法等国计划的破产，为资产阶级政权的巩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再次，基于上述两条，远征的后果是把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时间，往后推迟了10年。在这10年里，尽管英国由共和国变成护国政体，但是以克伦威尔为首的政府，在内外两个方面为资产阶级做了大量的事情，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就为日后英国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的建立，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sup>①</sup>威廉·配第：《爱尔兰的政治解剖》商务印书馆，第482页。

<sup>②</sup>刘祚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史》，第140页。

<sup>③</sup>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1页。